我夫如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㝡重狀似石壅以刀决之可得瘥耳即便以刀决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决口乃顯其過

効瞤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効之此人見王眼瞤便効王瞤王問之言汝爲病耶爲著風耶何以眼瞤其人荅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瞤故効王也王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國世人亦是扵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爲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闕便生識毀效其不是由是之故扵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扵三惡如彼效王亦復如是

怖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扵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來遥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摇上下便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呵責師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乱不已方還所去如是去來是爲愚惑　頌曰

愛網結心闇　貪癡背智明　雖蒙慧炬照
愚昧猶自盲　頑嚚恒不覺　慧種未開萌
自非慕高友　何得悟神英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茉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書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詐僞篇第六十（此有六部）　惰慢篇第六十一

述意部　詐親部　詐毒部
詐貴部　詐怖部　詐畜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道無隅貴在忠言故出

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聾但教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真以構僞或餙虚以詐真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真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踈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姧猾諂僞詐惑外狀似直内懷姧私是故智者應察真僞爲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躭娶小婦婦嫌夫老傍婬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尒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荅言我自少來唯近己夫不近餘男云何令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尒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爲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草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丗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尒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卧良久乃還棄云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齎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己物惋彼不已小復前行憩一樹下見一鸛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尒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鸛雀趣鳥飛後就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諂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衲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道荅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虫蟻是故耳尒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深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但聞歌儛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内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儛戲老婆羅門見已天下万物無一可信故

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草還主人
鸛雀詐銜草　外道長垂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諂僞　都無可信者　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藂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煞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己頭上即便悶絶躃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卋尊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爲說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卋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故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尒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卋迦尸國中有波羅柰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恒作惡行好爲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即教

書　[illegible]　三

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盛二惡蛇其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荅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自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殷勤三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死遣人四出遍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王眼平復如故尒時王者舍利弗是尒時斯那者我身是尒時惡

意者撰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爲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一

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柰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荅言可尒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

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曰耶若達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以女妻汝荅言從教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爲人難可婦爲作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柰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遥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典與女爲婦願尊

書　永新第十四　四

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荅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即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爲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常如先

法爲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

供之夫爲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偈言　無親遊他方欺誑天下人　麁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識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嗔𥢶從是已後常作輭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闌陁比丘是彼於尒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凌易他人（言　宋林五十四）

詐怖部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踈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爲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爲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户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闇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户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道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慚謝衆人雲集咲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鬪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部第六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

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拾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飢行求食遍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尅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呪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月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

書　朱林五四　六

知其虛實釋即變身化爲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餚饍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騎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方口躭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尒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華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騎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爲羔子鳴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爲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書　朱林五四　七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

納在山窟中誦剎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煞之彼言何故煞我荅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煞彼言願莫煞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後逢一狐又欲煞之問荅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帀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荅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叡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煞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言王即問何計將兵馬出大臣荅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勑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領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号

佘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叡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佘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隋言彼岸）時彼河岸有一人

書　未藉筆　八

是結華鬘師其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園主即捉置於一筐篋中將欲煞食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旣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没水時華鬘師見龜没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即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恣汝歸家作喜樂

尒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師母患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令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肉煑已脂糂頭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

（[illegible]　朱林五十四　九）

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尒時欲誑惑於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　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痿黃宛轉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牸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假說夫復荅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

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柰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尒時彼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隋言求願）時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訊獼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懃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噉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遍滿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樹樹華果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尒時獼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書）（來替第十四）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尒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尒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

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尒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書）（朱林五十四）（十一）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踰煞群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群烏開罩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衆烏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尒終爲所敗衆烏荅言當作何方得滅讎賊智烏荅言尒等衆烏挼我毛羽破我頭我當說計要令殄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尒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衆烏讎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爲烏即荅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爲尒默然不荅而烏於是即求守孔空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雪寒風猛盛衆梟率尒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尒時諸天

誑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烏詐託善　焚滅衆鳥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
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爲妻其青雀唯食甘
露好果孔雀爲妻曰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
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爲藥寤已啓聞王令
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
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
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麨每處塗樹孔
雀輙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麨塗身踞坐而
候孔雀取麨人應手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
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寶子
書　（宋卅善書）　十二
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
季女豈信汝言乎剋以送獻汝矣孔雀見王
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
吾以慈呪服之疾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
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曄宮
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

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呪其
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杖捶
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
力聾聽盲視瘖語癖申衆疾皆然夫人疾除
國人並得無病蕪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
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
報畢乞退王曰可介雀即翔飛升樹重曰天
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
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
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
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
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
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
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
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樂婬乱
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
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婬婦
之妖蠱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
書　（宋桒义書）　十三

夫尊之万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毉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顔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療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輙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鸜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亭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輭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譺

鸜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荅言我知汝諂譺終不親善汝欲知尒時鵝者即我身是也尒時鸜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鷄王多將鷄衆而隨從之鷄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鷄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鷄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鷄言我爲汝婦汝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鷄說偈言

猫子黃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尒時雞者我身是也尒時猫者提婆達多是也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索我徒衆　頌曰

奸情詐擬　令信匪疑
僞現依附　虛誑來隨（十四）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采林五十四）（書）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惰慢篇第六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

曼方之已深甘脂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烈之則其用弥全叏之散之則其勞弥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勢微質重是以思之惻之實由勤功而悟道情之慢之良由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皷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陬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

引證部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介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礼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荅目連曰以我人中爲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介者不有時目連勸誡釋提桓因佛出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勑一天子令來反覆三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

書（朱林五十五）　（十五）

天主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伎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出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深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比欝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　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請法人在高而爲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昔波羅柰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菴羅果語其壻言我思菴羅果君爲我覓其夫荅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

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爲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爲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爲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爲王說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爲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爲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恕偷果人罪我爲凡時尚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爲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　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遍不能得到白象廄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見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

書　朱[illegible]五十四　十六

能食耶答曰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飢渴　又百喻經云昔外國節度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爲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尒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我爲尒作妻若不能得我捨尒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

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荅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介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衆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　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脚蹋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蹋却欲唾之時我當先蹋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蹋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言

（書　朱錄五十山　十七）

汝何以故蹋我脣口愚人具荅所由故唾未出舉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　頌曰

惰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　合蕚不結核
敷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於闇道　閉閑牢深窖　一入百千年
萬億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惰慢掯
聖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　略引八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遂作礼命奴洗足僧曰恒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内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氳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嘗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差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慙棄金於野速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

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耳目足以美七尺之軀

　塩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暗鏤氷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成施澤香不能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平公曰十八善哉

　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書四

詐（側駕反）惰慢（上徒卧反下莫晏反）姧滑（上古顏反下戶八反）謟（勑掄反）偃（於幰反）惋（烏貫反）憩（去例反）窠（音科）讒（士咸反）騈（音奔）

（逸也）耽（丁含反）跛（布火反）咩（羊鳴聲）𣪠（与春肦）蹋（徒盍反）筐篋（上音匡下苦叶反）咽（音煙）糂（桑感反莫丨）虬（渠幽反無角龍）痿（於爲反）慄（音栗）牸（音字）跳躑（上徒聊反下直炙反）梟（古堯反）蹹（徒盍反）麨（尺沼反）瘳（音抽病愈）煒曄（上于鬼反下或輒反）捶（之累反）癖（匹亦反）迄（許訖反）晷（居委反）核（下華反）搰（音骨）抵（都礼反）鏤（音漏彫也）嫫（莫胡反醜婦也）剫（力碑反）

大宋國嘉興府華亭縣脩竹鄉文欽里小蒸西界居住奉
佛弟子鄭宗強發心施財入　磧沙寺大藏經坊刊法苑珠林
第五十四卷所集功德專用報薦
先考鄭六九承事　亡妣范氏八二娘子往生
淨土仍乞保庇宅庭光顯眷愛咸和九在時中吉祥如意者
淳祐十一年六月　日弟子鄭　宗強　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書五　華奇刊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有此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芳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